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北夢瑣言卷六至八

詳校官編修臣曹振鏞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庶吉士臣翟槐

謄錄監生臣孫潢

北夢瑣言卷六

唐　孫光憲　撰

吳湘事　劉漢宏附

唐李紳性剛直在中書與李衛公相善為朋黨者切齒鎮淮海日吳湘為江都尉時有零落衣冠顏氏女寄寓廣陵有容色相國欲納之吳湘強委禽焉於是大怒因其婚娶時財聘甚豐乃羅織執勘准其俸料之外有陳

設之具坐贓奏而殺之懲無禮也宣宗初在民間備知其屈登極後與二李不叶者導而進狀訴寃衛公以此出官朱崖路由澧州謂寄寓朝士曰李二十誤我也馬植曾為衛公所忌出為外任吴湘之事鞫於憲臺扶風時為中憲得行其志焉吴湘乃澧州人頗尋歸澧陽孀獨而終舊說浙東難理十分公事紳相曉得五六唯劉漢宏曉得七分其他廉使及三四而已蓋公之才難得也已

裴相生於于闐國事　雙峯禪師文如海道士附

唐裴相公休留心釋氏精於禪律師圭峯密禪師得達摩頓門密師注法界觀禪詮皆相國撰序常被毳衲於歌妓院持鉢乞食自言曰不為俗情所染可以說法為人每發願世世為國王宏護佛法後于闐國王生一子手文有相國姓字聞於中朝其子弟欲迎之彼國勑旨不允也　雙峯禪師聚徒千人談玄之盛無能及也一旦惑於民女而敗道焉是知淫為大罰信矣相國李公

蔚始與師善為致一宰而已　道士文如海注莊子文詞浩博懇求一尉與夫湯惠休廖廣宣旨趣共卑也惜哉

韋氏女配劉謙事

丞相韋公宙出鎮南海有小將劉謙者職級甚卑氣宇殊異乃以從猶女妻之其內以非我族類慮招物議諷諸幕寮請諫止之丞相曰此人非常流也他日吾子孫或可依之謙以軍功拜封州刺史韋夫人生子曰隱曰

巖隱爲廣帥巖嗣之奄有嶺表四府之地自建號曰漢改名龔在位經二紀而終次子嗣即京兆知人之鑒非謬也

田布尚書傳

唐通義相國崔魏公鉉之鎮淮揚也盧丞相耽罷浙西張郎中鐸罷常州俱過維揚謁魏公公以暇日與二客私款方奕有持狀報女巫與田布尚書偕至泊逆旅其亭者公以神之至也甚異之俄而復曰顯驗與他巫異

請改舍於都候之廨署公乃趣召巫者至至乃與神遇拜曰謝相公公曰何謝神曰布有不肖子黷貨無厭郡事不治當犯大辟賴相公陰德免焉使布之家廟血食不絶者公之恩也公矍然曰異哉具之為相也未嘗以機密損益於家人忽一日夏州節度使奏銀州刺史田鐵犯贓罪私造鎧甲以易市邊馬布帛帝赫然怒曰贓罪自别議且委以邊州所宜防盜以甲資敵非反而何命中書以法論將盡赤其族翌日從容謂上曰鐵贓罪

自有憲章然是宏正之孫田布之子宏正首以河朔請一作詣朝覲奉吏員布亦繼一作父之欵布會征淮西繼以忠孝伏劔而死令若行法論罪以固邊圉未若因事宏貸激勸忠烈上意乃解止黜授遠郡司馬而某未嘗一出口於親戚私昵已將忘之令神之言正是其事乃命廊下表而見焉公謂之曰君以義烈而死奈何區區為愚婦人所使乎神憮然曰某常負此嫗八十萬錢令方忍耻而償之乃宿債爾公與二客及監軍使幕下共

償其未足代付之自言事不驗神乃辭去梁相國李公琪傳其事且曰嗟乎英特之士負一女子之債死且如是而況於負國之大債乎竊君之禄而不報盜君之柄而不忠豈一作宜其未得聞於斯論耶一作也而崔相國出入將相殆三十年也宜哉

李太尉請脩狄梁公廟事

李德裕太尉未出學院盛有詞藻而不樂應舉吉甫相俾親表勉之掌武曰好騾馬不入行由是以品子叙官

也吉甫相與武相元衡同列事多不叶每退公詞色不懌掌武啓白曰此出之何難乃請脩狄梁公廟於是武相漸求出鎮智計已聞於早成矣愚曾覽太尉三朝獻替録真可謂英才竟罹朋黨亦獨秀之所致也

同昌公主事

宣宗希冀遐齡無儲嗣宰臣多有忤旨者懿宗藩邸常懷危慄後郭美人誕育一女未踰月卒適值懿皇傷憂之際皇女忽言得活登極後鍾愛之封同昌公主降韋

保衡恩澤無比因有疾湯藥不效而殞醫官韓宗昭康守商等數家皆族誅劉相國瞻上諫懿皇不聽懿皇嘗幸左軍見觀音像陷地四尺問左右對曰陛下中國之天子菩薩即邊地之道人上悅之寇入京郭妃不及奔赴行在乞食於都城時人乃嗟之同昌公主奢華事見蘇鶚杜陽雜編

侯昌業表

唐自廣明後閹人擅權置南北廢置使軍容田令孜有回天之力中外側目而王仙芝黃巢剽掠江淮朝廷憂

之左拾遺侯昌業上䟽極言時病留中不出命於仗內戮之後有傳侯昌業䟽詞不合事體其末云請開揭諦道場以消兵厲似為庸僧偽作也必若侯昌業以此識見犯上宜其死也

李常侍遇道術

隴西李涪常侍福相之子質氣古淡一作泊光化中與諸朝士避地梁川小貂日游鄰寺以散鬱陶寺僧有奭公者因與小貂相識每晨他出或赴齋請苟小貂在寺即

不扃鐍其房請其宴息久而彌篤乃曰李常侍在寺爭忍闔扉乎或一日從容謂小駋曰世有黃白之術信乎好之乎駋曰某雖未嘗留心安敢不信又安敢輒好僧曰貧道之每拂曙出寺為脩功德因緣也仰常侍德豈敢秘惜小駋辭遜再三竟得其術爾後最受三峯胡相國及崔相恩知每遇二公載誕之辰乃獻銀藥盂子此外雖家屢空終不自奉亦不傳於子孫遂平宰李璩乃嫡孫也嘗為愚話之廣成杜光庭先生常云未有不脩

道而希得仙術茍得之必致禍矣唯名行謹潔者往往得之即李䛕之謂也

陸相公勸酒事 朱進士酒狂東皋子劉虛白附

陸相扆出典夷陵時有士子脩謁相國與之從容因命酒勸此子辭曰天性不飲酒相國曰誠如所言已校五分矣蓋平生悔吝若有十分不為酒困自然減半也

朱秀才慶餘遂寧府人舉進士有楊貴妃別明皇賦最佳然狂於酒隴州防禦使鞏咸乃蜀將也朱生以鄉人

下第謁之輩亦使酒新鑄一劒乃曰如何得一漢試之朱使引頸俄而身首異處惜哉死非其所即陸公之戲誠哉善言也　東臯子王勣字無功有杜康廟碑醉鄉記備言酒德竟陵人劉虛白擢進士第嗜酒有詩云知道醉鄉無户税任他荒却下丹田世之嗜酒者茍為孔門之徒得無違告誡乎

裴鄭立襄王事

唐僖宗再幸梁洋朱玫立襄王宰相蕭遘裴澈鄭匡圖

等同奉之洎破偽主而僖皇反正裴鄭等皆罹大辟始

具兵衛四圍矛槊森然裴相猶戲曰天子之牆數仞也

蕭遘相就河中賜毒握之在手自以主上舊恩希貶降

久而毒爛其手竟飲之而終

田軍容檄韋太尉

唐太尉韋公昭度舊族名人位非忝竊而沙門僧澈承

恩為人潛結中禁京兆與一二時相皆因之大拜悟達

國師知元乃澈之師也嘗鄙之諸相在西川行在每謁

悟達皆申跪禮國師揖之請於僧澈處喫茶後掌武伐成都田軍容致檄書曰伏以太尉相國頃因和尚方始登庸在中書則開鋪賣官居翰苑則借人把筆蓋謂此也

朱李騶進

唐李師望乃諸宗屬也自負才術欲以方面為己任因旅游邛蜀備知南蠻之勇怯遂上書希割西川數州於臨邛郡建定邊軍節度詔旨允之乃自鳳翔少尹擢領

此任于時西川大將嫉其分裂巡屬乃陰通（一作致意）南詔於是蠻軍為近界鄉豪所導侵軼蜀川元戎竇滂不能遏截師望亦尋受貶黜隴西（又云因任華陽捕賊）光化中朱朴自毛詩博士登庸恃其口辯可以立致太平由藩邸引導聞於昭宗遂有此拜對敭之日面陳時事數條每言臣為陛下致之洎操大柄無以施展自是恩澤日衰中外騰沸內優曰俳優穆刀陵作念經行者至御（一作獅）前曰若是朱相即是非相翌日出官時人曰拔士為相自

古有也君子一作此不恥其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況唐末喪亂天下阻兵雖負奇才不能謀畫而朱公一儒生以區區辯給欲整其亂祗自取辱焉涓縷未申而教樂僮吹篳篥甚為識者所責也

李羣玉輕薄事 韋沆李璩附

唐李羣玉校書字文山澧州人有詩名散逸不樂應舉親友强之一上而已嘗受知於相國河東裴公休為其延譽因進詩授弘文館校書終於荆襄間然多狎酒徒

疑其為張祜之流李少逢善吏謫官澧陽備知其行止

因為紀之乃清介高節之人非輕率之士疑為同人所

謗或曰曾為荆之幕下假書題謁澧吏艾使君李謂艾

侯曰小子困甚幸使君痛救之州將以一作戒其輕脫所

濟不厚也又近年京兆韋沆者衣纓舊族亦攻古文流

落不偶而没於世隴西李璩乃福相之曾孫也常宰襄

州鄉樂縣京兆僑于是邑常來干擾李亦祗奉不猒一

旦謂李宰曰客有相勉且求一邑以救饑寒室人聞之

大怒曰人喚郎為長官即得喚我作長官夫人即不可隴西聞而鄙薄亦笑亦怒也

以歌詞自娛蜀相韋莊晉相和凝附

先是李遠以曾有詩云人事三盃酒流年一局棊唐宣宗以其非牧人之才不與郡守宰相為言然始俞允

蜀相韋莊應舉時遇黄寇犯闕著秦婦吟一篇內一聯云内庫燒為錦繡灰天街踏盡公卿骨爾後公卿亦多垂訝莊乃諱之時人號秦婦吟秀才他日撰家戒内不

許埀秦婦吟障子以此止謗亦無及也　晉相和凝少年時好為曲子詞布於汴洛洎入相專託人收拾焚毀不暇然相國厚重有德終為艷詞玷之契丹入夷門號為曲子相公所謂好事不出門惡事行千里士君子得不戒之乎又云長日唯消一局棊兩存之

劉蛻奏令狐相

宣宗以政事委相國令狐公君臣道契人無間然劉舍人每訐其短密奏之宣宗留中但以其事規於相國而

不言其人姓名其間以丞相子拔解就試疏略云號曰無解進士其實有耳未聞云云又以子弟納財賄疏云白日之下見金而不見人云云丞相憾之乃俾一人為其書吏謹事之紫微託以腹心都不疑慮乃為一經業舉人致名第受賂十萬為此吏所告由是貶之君子曰彭城公將欲律人先須潔己安有自負贓污而發人之短乎宜其不躋大位也先是令狐相自以單族每欲繁其宗黨與崔盧抗衡凡是富家率皆引進皇籍有不得

官者欲進狀請改姓令狐時以此少之

陸龜蒙追贈 薛許州附

唐吳郡陸龜蒙字魯望舊名族也其父賓虞進士甲科浙東從事侍御史家于蘇臺龜蒙幼精六籍弱冠攻文與顏蕘皮日休羅隱吳融為益友性高潔家貧思養親之禄與張博為吳興廬江二郡倅著吳興實録四十卷松陵集十卷笠澤叢書五卷丞相李公蔚盧公攜景重之羅給事寄陸龜蒙詩云龍樓李丞相昔歲仰高文黄

閣令無主青山竟不焚蓋嘗有徵聘之意唐末以左拾遺授之詔下之日疾終光化三年贈右補闕吳侍郎融傳貽史右補闕韋莊撰誄文相國陸希聲撰碑文給事中顏蕘書皮日休博士為詩皮冠死浙中方干詩名著於吳中陸未許之一旦頓作詩五十首裝為方干新製時輩吟賞降仰陸謂曰此乃下官效方干之作也方詩在模範中爾奇意精識者亦然之　薛許州能以詩道為己任還劉德仁卷有詩云百首如一首卷初如卷終

譏劉不能變態乃陸之比也

顔給事墓銘

顔給事蕘謫官没於湖外甞自草墓誌性躁急不能容物其誌詞云寓于東吴與吴郡陸龜蒙為詩論之交一紀無踰龜蒙卒為其就木至穴情禮不缺其後即故諫議大夫高公丞之故丞相陸公扆二君於蕘至死不變其餘面交皆如攜手過市見利即解攜而去莫我知也復有吏部尚書薛公貽矩兵部侍郎于公兢中書舍人

鄭公撰三君子者余今日已前不變不知異日見余骨肉孤幼復如何哉

李磎行狀 梁補闕附

司空圖侍郎撰李公磎行狀以公有出倫之才為時輩妬忌罹於非横其平生著文有百家著諸心要文集三十卷品流誌五卷易之心要三卷注論語一部明無為上下二一作三篇義說一篇倉卒之辰焚於賊火時人無所聞也惜哉陽春白雪世人寡和豈虛言也孫光子曰

唐代韓愈柳宗元洎李翶李觀皇甫湜數君子之文陵轢荀孟糠秕顔謝其所宗仰者唯梁浩補闕而已乃諸人之龜鑑而梁之聲采寂寂豈陽春白雪之流乎是知俗譽喧喧者宜鑒其濫吹也

白太傅墓誌盧鄭二相附

白太傅與元相國友善以詩道著名時號元白其集內有詩輓元相云相看掩淚俱無語別後傷心事豈知想得咸陽原上樹已抽三丈白楊枝洎自撰墓誌云與彭

城劉夢得為詩友殊不言元公時人疑其隙終也　鄭文公畋與盧相攜親表也閥閱相齊詞學相均同在中書因公事不叶揮霍間言語相擠詬不覺硯瓦翻潑謂宰相鬬擊亦不然也竟以此出官矣

內官改創職事　賓給事附

古者閹官擅權專制者多矣其間不無忠孝亦存簡編唐自安史已來兵難薦臻天子播越親衛戎柄皆付大閹魚朝恩竇文場乃其魁也爾後置左右軍十二衛觀

軍容處置樞密宣徽四院使擬於四相也十六宮使皆宦者為之分卿寺之職以權為班行備員而已供奉官紫綬入侍後軍容使楊復恭俾其襴笏宣導自弘農改作也嚴遵美内諸之最良也嘗典戎唐末致仕居蜀郡鄙叟庸夫時得親狎其子仕蜀至閤門使曾為一僧致紫袈裟僧來感謝書記所謝之語於掌中方屬炎天手汗模糊文字莫辨折腰一作行滕而趨汗流喘乏只云伏以軍容寂無所道抵掌視之良久云貌寢人微凡事無能

嚴公曰不敢退而大咍嚴公物故蜀朝册贈命給事中竇雍堅不承命雖偏霸之世亦不苟且士人多之

羅顧升降方干附

唐羅給事隱顧博士雲俱受知於相國令狐公顧雖鹾商之子而風韻詳整羅亦錢塘人鄉音乖刺相國子弟每有宴會顧獨與之丰韻談諧莫辨其寒素之士也顧文賦為時所稱而切於成名嘗有啟事陳於所知只望丙科盡處竟列名於尾株之前也令狐召學士話於梁震先輩愚於梁公處

聞之羅既頻不得意未免怨望竟為貴子弟所排契濶東歸黄冦事平朝賢議欲召之韋貽範沮之曰某曾與之同舟而載雖未相識舟人告云此有朝官羅曰是何朝官我脚夾筆可以敵得數輩必若登科通籍吾徒為秕糠也由是不果召　詩人方干亦吳人也王龜大夫重之既延入内乃連下兩拜亞相安詳以答之未起間方又致一拜時號方三拜也

李琪書樹葉

梁李相國琪唐末以文學策名仕至御史昭宗播遷衣冠蕩析因與弘農楊玢藏跡於荆楚間楊即溗蜀琪相盤桓於夷道之清江自晦其迹號華原李長官其堂兄光符宰宜都嘗厭薄之琪相寂寞每臨流踞石摘樹葉而試草制詞吁嗟怏悵而投於水中梁祖受禪徵入拜翰林學士尋登廊廟爾後宜都之子彬羇旅渚宫因省相國乃數厥父之所短而遣之矣

杜荀鶴入翰林 平曾賈島附

唐杜荀鶴嘗游梁獻太祖詩三十章皆易曉也因厚遇之洎受禪拜翰林學士五日而卒朱崖李太尉獎拔寒俊至於掌誥率用子弟乃曰以其諳練故事以濟緩急也如京兆者一篇一詠而已經國大手非其所能幸而殂逝免貽伊恥也制貶平曽賈島以其僻澀之才無所采用皆此類也

樂工關小紅 石潨附

唐昭宗刧遷百官蕩析名娼伎兒皆為强諸侯有之供

奉彈琵琶樂工號關別駕小紅者小名也梁太祖求之既至謂曰爾解彈陽下采桑乎關伶俛而奏之及出又為親近者俾其彈而送酒由是失意不久而殂復有琵琶石潨者號石司馬自言早為相國令狐公見賞俾與諸子渙涓連水邊作名也亂後入蜀不隷樂籍多游諸大官家皆以賓客待之一日會軍校數員飲酒石潨以胡琴擅場在坐非別音者諠譁語笑殊不傾聽潨乃撲槽而詬曰某曾為中朝宰相供奉今日與健兒彈而不

蒙我聽何其苦哉于時識者亦歎訝之喪亂以來冠履顛倒不幸之事何可勝道豈獨賤伶云乎哉

孫內子 蕭惟香附

唐樂安孫氏進士孟昌期之內子善為詩一旦併焚其集以為才思非婦人之事自是專以婦道內治孫有代夫詩贈人白蠟燭曰景勝銀釭香比蘭（一作自古清香勝蕙蘭）一條白玉逼人寒他時紫禁春風夜醉草天書仔細看又聞琴詩曰玉指朱絃軋復清湘妃愁怨最難聽初疑颯

颯涼風動又似蕭蕭暮雨零近若流泉來碧嶂遠如玄
鶴下青冥夜深彈罷堪惆悵霧濕叢蘭月滿庭又代謝
崔家郎君酒詩曰謝將清酒寄愁人澄澈甘香氣味真
好是綠窗明月夜一盃摇蕩滿懷春又台州盤嗷村有
一婦人蕭惟香有才思未嫁於所居牕下與進士王元
宴相對因奔瑯琊復淫治不禁王舍於逆旅而去遂私
接行客託身無所自經而死店有數百首詩所謂才思
非婦人之事誠然也哉聞於劉山甫

北夢瑣言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北夢瑣言卷七

唐　孫光憲　撰

孟浩然趙嘏以詩失意

唐襄陽孟浩然與李太白交游𤣥宗徵李入翰林孟以故人之分有彈冠之望久無消息乃入京謁之一日𤣥宗召李入對因從容說及孟浩然李奏曰臣故人也見在臣私第上令急召賜對俾口進佳句孟浩然誦詩曰

北闕休上書南山歸敝廬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疎上意不悦乃曰未曾見浩然進書朝廷退黜何不云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緣是不降恩澤終於布衣而已宣宗索趙嘏詩其卷首有題秦皇詩其畧云徒知六國隨斤斧莫有羣儒定是非上不悦或云孟郊王維於翰林令兩存之

鄭綮相詩李程附

唐相國鄭綮雖有詩名本無廊廟之望常典廬州吴王楊行密為本州步奏官因有遺闕而笞責之然其儒懦

清慎弘農常重之昭宗時吳雄據淮海朝廷務行姑息因一作恩盛言鄭公之德由是登庸中外驚駭于時皇綱已紊四方多故相國既無施展事必依違太原兵至渭北天子震恐渴於攘却之術相國奏對請於文宣王謚號中加一哲字其不究時病率此類也同列以其忝竊每譏侮之相國乃題詩於中書壁上其詞曰側坡蛆蜫蒿蟻子競來拖一朝白雨下無鈍無嘍囉意者以時運將衰縱有才智亦不能康濟當有玉石俱焚之慮也時

亦然之相國題老僧詩云日照西山雪老僧門未開凍餅粘柱礎宿火焰爐灰童子病歸去鹿麑寒入來常云此詩屬對可以稱衡重輕不偏也或曰相國近有新詩否對曰詩思在灞橋風雪中驢背上此處何以得之葢言平生苦心也　李程以日五色賦擢第為河南尹日試舉人有浩虛舟行卷中日五色賦程相大驚慮掩其美伸覽之次服其才麗至末韻侵晚水以芒動脩寒山而秀發程相大咍曰李程賦且在瑞日何為到夜秀發

由是浩賦不能陵邁

來鵬詩 沈光楊敬之附

唐進士來鵬詩思清麗福建韋尚書岫愛其才曾欲以子妻之而後不果爾後遊蜀夏課卷中有詩云一夜綠荷風剪破賺他秋雨不成珠識者以為不祥是歲不隨秋賦而卒於通議郎 前進士沈光有洞庭樂賦韋八座岫謂朝賢曰此賦乃一片宮商也後辟為閩從事

弘農楊敬之撰華山賦朱崖李太尉每置座右行坐諷

之其略云見若咫尺田千畝矣見若環堵城千雉矣見若杯水池百里矣見若蟻垤室九層矣醯雞往來周東西矣蠛蠓紛紜强秦去矣蜂巢聯聯構阿房矣俄而復然立建章矣小星奕奕焚咸陽矣累累蔂票祖龍藏矣其十一作千載改更興一作與懷悲愁辛苦循其上矣楊氏華陰之茂族冠蓋甚遠此乃寄意於華山而言世事實雄才也

李學士賦識 劉昌美句偉附

唐乾寧中劉昌美典夔州時屬夏潦峽漲湍險俚俗云

灩澦大如馬瞿塘不可下於是行旅輟棹而候水平一作濟去焉有朝官李蕘學士挈家自蜀泝流將之江陵郡牧以水勢正惡且望少駐以圖利涉隴西忽遽殆一作若為人所一作之促召堅請東下不能止之才鼓行橈長揖而別州將目送之際盤渦呀裂破其船而倒李一作卓一家溺死焉或云一行船次共一百二十人皆溺死唯妳嫗一人隔夜為駭浪推送江岸而蘇先是永安監竈戸陳小奴掉空船下瞿塘見崖下有一人裹四縫帽穿白䙆衫皁義襴青袴

執鐵蒺藜問李公之行邁自云迎候其妳嫗蘇後亦說於刺史云李學士至一官署上廳事朱門白壁寮吏參賀又聞云此行無妳嫗名遂送出水濱于時具以其事奏聞自後以瞿塘為水府春秋祭之初隴西文賦中有金釵墜井賦至是識焉世傳云人之正直死為冥官道書云酆都陰府官屬乃人間有德者卿相為之亦號陰仙近代朱崖李太尉張讀侍郎小說咸有判冥之說

劉昌美兩典夔州雲安縣僧元悟曾有蜀川將校王尚

書者舍己俸三百千以脩觀音堂此像有靈矣乃剩三十千入己一旦物故經七日𩣺於腐壞忽然再蘇灌湯藥以輔之言曰初至一官曹見劉行軍即昌美也說云何乃侵用功德錢以舊曾相識放歸須還此錢元悟乃戒門人鬻衣鉢而償之尋復卒也　西川孔目官勾偉於其輩最號廉直綿竹縣民王氏子病困入冥因復還魂見冥官謂曰我即勾孔目也家在成都西市曾負人錢三萬未償汝今歸去為我言於家人也王生後訪勾氏子仍以

債主姓名言之果為酬還

盧詩三遇

唐盧延讓業詩二十五舉方登一第卷中有句云狐衝官道過狗觸（一作判）店門開租庸張濬（一作相）親見此事每稱賞之又有餓猫臨鼠穴饞犬舐魚砧之句為成中令汭見賞又有栗爆燒氊破猫跳觸鼎翻句為王先主建所賞嘗謂人曰平生投謁公卿不意得力於猫兒狗子也人聞而笑之盧嘗有詩云不同文賦易為是者（一作著）

之乎復後一作入翰林閣筆而已同列戲之曰不同文賦易爲是者之乎竟以不稱職數日而罷也

李洓行文卷皮日休莊布附

唐晉相李洓磎相之子也文學淵奥迥出輩流于時公相之子弟無能及者應舉時文卷行明易先生書又有答明易先生書朝士覽之不測涯涘即其他文章可知也然恃才躁進竟罹非禍爾後磎相追雪贈太子太師謚曰文司空圖撰行狀洓贈禮部員外郎先是劉崇龜

舍人撰磔相麻因而貶黜流以大彭彰一作先世因贓仰藥撰鸜鵒杯賦李流酬詞云玉犬吠天關彩童哭仙吏一封紅篆書為奏塵寰事八極驚柱傾四溟龍鬣沸長庚冷有芒文曲淡無氣烏輪不再中黃沙瘞腥鬼請帝命真官臨雲啟金匱方與清華宮重正紫極位曠古雨露恩安得借惜一作沾施生人血欲盡欃槍無飽意甚有文義焉又皮日休曽謁歸融尚書不見因撰夾蚍龜賦譏其不出頭也而歸氏子亦撰皮靸鞋賦遞相謗誚皮

生後為湖南軍倅亦甚傲誕自號閒氣布衣莊布以長書責之行於世也

鄭準集軍書

唐滎陽鄭準以文筆依荊州成中令常欲比肩陳阮自集其所作為三卷號劉表軍書雖有胸襟而辭體不雅至祝朝貴書云中書令舍人曰草麻通事舍人曰奏可又賀襄州趙令嗣襲其書云不沐浴佩玉而有祁兆不登山取符而無恤封是於慶賀中顯言其庶賤也鄰道

之敬其若是乎應舉日詩卷題水牛曰護犢横身立逢人揭尾跳朝士以為大笑

鄭準譏陳詠

唐前朝進士陳詠眉州青神人有詩名善弈棊昭宗刼遷駐蹕陜郊是歲䇿名歸蜀韋書記莊以詩賀之又有鄉人拓善者屬和韋詩其畧云讓德已聞多士伏沽名還得世人聞譏其比滌器當壚也謬稱馮副使涓詩以涓多諧戲故也或云蜀之拓善者作此詩假馮公之名

也頴川嘗以詩道自負謁荊幕鄭準準亦自負雄筆謂頴川曰今日多故不暇操染有三數處回緘祈為假手頴川自旦及暮起草不就蓋欲以高之其詩卷首有一對語云隔岸水牛浮鼻渡傍溪沙鳥點頭行京兆杜光庭先生謂曰先輩佳句甚多何必以此為卷首頴川曰曾為朝貴見賞所以刻於卷首章都是假譽求售使然也

王超牋奏 石欽若許存附

唐末鳳翔判官王超推奉李茂貞挾曹馬之勢牋奏文檄恣意翺翔王蜀先主初下成都馮涓節制判掌其奏牋歲久轉廳以掌記辟韋莊郎中於權變之間未甚愜旨閬州人王保晦有文才而無體式然其切露直致易為曉悟加以鳳翔用王超牋奏超以一本舊族思偶風雲每遇飛章言僞而辯蜀先主愛之以二王書題表藁示長樂公公乃致書遜謝倍加賛賞其要曰有眼未見有耳未聞蓋譏其阻兵恃強失事君去就王超後為興

元留後遇害有鳳鳴集三十卷行於世後又有名石欽若者體效其筆爲劉知俊判官隨軒降蜀不能謙退遠害賓主爭露鋒穎竟同誅之閱其緘題表章行行然宜其見忌而取禍也許存初背荆州成中令降蜀先主有意殺之親吏柳脩業勸其謙靜每立大功而皆託疾由是獲免於先主之世即彭城之舊寮不若高陽之小吏矣一作也王超全集三十卷今只見三卷聞於盧卿宏也

李商隱草進劒表　蜀庾傳昌顧雲附

李商隱員外依彭陽令狐公楚以牋奏受知相國危急有寶劒嘗為君上所賜將進之命李起草不愜其旨因口占云前件劒武庫神兵先皇特（一作所）賜既不合將歸（一作於）泉下又不宜留在人間時人服其簡當彭陽之子綯繼有韋平之拜似踈隴西未嘗展分重陽日義山詣宅於廳事上留題其略云十年泉下無消息九日樽前有所思郎君官重施行馬東閤無因許再窺相國覩之慚悵而已乃扃閉此廳終身不處也　蜀中庾傳昌舍

人始為永和府判官文才敏贍傷於冗雜因候相國張公有故未及見庾怒而歸草一啓事僅數千字授於謁者拂袖而去他日張相謂朝士曰庾舍人見示長牋不可多得雖然曾聞其草角觝牒詞動乃數幅譏其無簡當體要之用也（鈔本有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向聞於古人也十四字）

黄籙壇場星辰備位顧雲博士為高燕公草齋詞云天靜則星辰可摘奇險之句施於至敬可乎唐末亂離渴於救時之術孔相國緯每朝士上封事不暇周覽但曰古今存亡

其知之矣未審所陳利害其要如何蓋鄙其不達變也國子司業于晦曾上崔相國公允啓事數千字上至堯舜下及隋唐一興一替歷歷可紀其末散漫殊非簡略所以儒生中通變者鮮矣裴晉公臨終進先帝所賜玉帶表文與令狐公事頗同未知孰是舊朝士多云李義山草進劒表令狐公曰令日不暇多云信口占之

高崇文相國詠雪

唐高相國崇文本薊州將校也因討劉闢有功授西川節度使一旦大雪諸從事吟賞有詩渤海鄙言多呼人

為髆兒恐是䁥字此日筵上謂賓客曰某雖武夫亦有一詩乃口占云崇文崇武不崇文提戈出塞號將軍那個髆兒射雁落白毛空裏落紛紛其詩著題皆謂北齊敖曹之比也太尉駢即其曾孫也鎮蜀日以蠻蜑侵暴乃築羅城城四十里朝廷雖加恩賞亦疑其固護或一日聞奏樂聲知有改移乃題風筝寄意曰夜静絃聲響碧空宫商信任往來風依稀似曲才堪聽又被移將别調中旬日報到移鎮渚宫

洞庭湖詩 李洞 包賀 盧延讓 顧況附

湘江北流至岳陽達蜀江夏潦後蜀漲勢高遏住湘波讓而退溢為洞庭湖凡闊數百里而君山宛在水中秋水歸壑此山復居於陸唯一條湘川而已海為桑田於斯驗也前輩許棠過洞庭詩最為首出爾後無繼斯作詩僧齊己駐錫巴陵欲吟一詩竟未得意有都押衙者蔡姓而忘其名戲謂己公曰題洞庭者某詩絕矣諸人幸勿措詞己公堅請口劄押衙抑揚朗吟曰可憐洞庭

湖恰到三冬無髭鬚以其不成湖也諸僧大笑之　進
士李洞慕賈島欲鑄而頂戴嘗念賈島佛而其詩體又
僻于賈　復有包賀者多為麤鄙之句至於苦竹筍抽
青橛子石榴樹挂小瓶兒又云霧是山巾子船為水靸
鞋又云棹搖船掠鬢風動竹搥胸雖好事托以成之亦
空穴來風之義也　盧延讓哭邊將詩曰自是硇砂發
非干礮石傷牒多身上職盌大背邊瘡人謂此是打脊
詩也世傳逸詩云牕下有時留客宿室中無事伴僧眠

號曰自落便宜詩　顧況著作披道服在茅山有一秀才行吟曰駐馬上山阿久思不得顧曰何不道風來屎氣多秀才云賢莫無禮顧曰是況其人慚惕而退僕早歲嘗和南越詩云曉廚烹淡菜春杼織橦花牛翰林覽而絶倒莫喻其旨牛公曰吾子只知名安知淡菜非雅物也後方曉之學吟之流得不以斯為戒也

高蟾以詩策名　胡曾羅隱附

進士高蟾詩思雖清務為奇險意疎理寡實風雅之罪

人薛許州謂人曰倘見此公欲贈其掌然而落第詩曰天上碧桃和露種日邊紅杏倚雲栽芙蓉生在秋江上不向春一作東風怨未開蓋守寒素之分無躁競之心公卿閭許之先是胡曾有詩曰翰苑何時休嫁女文章早晚罷生兒上林新桂年年發不許平人折一枝羅隱亦多怨刺當路子弟忌之由是渤海策名也愚嘗覽李賀歌詩篇慕其逸才奇險雖然嘗疑其無理未敢言於時輩或於奇章公集中奇章集中僧孺給事中見杜子微牧有言長

吉若使稍加其理即奴僕命騷人可也是知通論合符不相逺也

韋杜氣槩 李頻附

杜荀鶴曽得一聯詩云舊衣灰絮絮新酒竹篘篘時韋相國說右司員外郎寄寓荊州或語於韋公曰我道印將金鏁鏁簾用玉鈎鈎即京兆大拜氣槩詩中己見之矣或有述李頻詩於錢尚父曰只將五字句用破一生心尚父曰可惜此心何所不用而破於詩句苦哉

梁震無禄

唐荆南節判司空董與京兆杜無隱即滑臺杜慆常侍之子洎蜀人梁震俱稱進士謁成中令欲希薦送有薛少尹者自蜀沿流至渚宫三賢嘗訪之一日薛尹亞謂司空曰閤下與京兆勿議求名必無所遂杜亦不壽唯大賢忽為人縶維官至朱紫如梁秀才者此舉必捷然登第後一命不沾也後皆如其言梁公却思歸蜀重到渚宫江路梗紛未及西泝淮師寇江陵渤海王邀至府

銜俾草檄書欲辟於府幕堅以不仕為志渤海敬諾之二紀依棲竟麻衣也薛尹之言果驗耶

夏侯生説劉僕射事

廣南劉僕射崇龜常有台輔之望必謂罷政便期直上羅浮處士夏侯生有道彭城重之因問將來之事夏生言其不入相發後三千里有不測之事洎歸闕至中路得疾而薨劉山甫亦蒙夏生言示五年行止事無不驗蓋飲啄之有分也

曹相夢剃度

唐曹相國確判計亦有台輔之望或夢剃度為僧心甚惡之有一士占夢多驗相國召之具以所見語之（一作話）此人曰前賀侍郎旦夕必登庸出家者號剃度也無何杜相出鎮江西而相國大拜也

元德感

福建道以海口黃碕岸橫石巉峭常為舟楫之患閩王瑯邪王審知思欲制置憚於力役乾寧中因夢金甲神

自稱吳安王許助開鑿及覺詰於賓寮因命判官劉山甫躬往設一作致祭具述所夢之事三奠未終海内靈怪具見山甫乃憩於僧院憑高觀之風雷暴興見一物非魚非龍鱗黄鬣赤凡三日風雷止霽己别開一港甚便行旅當時録奏賜號甘棠港閩從事劉山甫乃中朝舊族也著金溪閒談十二卷愚嘗略得披覽而其本偶亡絶無人收得海隅迢遞莫可搜訪今之所集云聞於劉山甫即其事也十不記其三四惜哉

劉道濟幽牕夢

光化中有文士劉道濟止於天台山國清寺夢見一女子引生入牕下有側柏樹葵花遂為伉儷後頻於夢中相遇自不曉其故無何於明州奉化縣古寺内見一牕側柏葵花宛是夢中所游有一客官人寄寓於此室女有美才貧而未聘近中心疾而生所遇乃女之䰟也葢女子及笄不有所歸乃父兄之過也又有彭城劉生夢入一倡婦家與諸輩狎飲爾後但夢便及彼處自疑非

夢所遇之姬芳香常襲衣蓋心邪所致聞于劉山甫也

北夢瑣言卷七

北夢瑣言卷八

唐 孫光憲 撰

李太尉與段少常書

唐李太尉德裕左降至朱崖著四十九論叙平生所志嘗遺段少常成式書曰自到崖州幸且頑健居人多養雞往往飛入官舍今且作祝雞翁爾謹狀吉甫相典忠州沂流之任行次秭歸地名雲居臺在江中掌武誕於

此處小名臺郎以其地而命名也

孫僕射酹酒 裴迪附

唐孫會宗僕射即偓相大王父也宅中集内外親表開宴有一甥姪聞朝官後至及中門見緋衣官人衣襟前皆是酒污咄咄而出不相識洎即席說與主人咸訝無此官沈思之乃是行酒時於堦上酹酒草草傾潑也自此每酹酒側身恭跪一酹而已自孫氏始也令人三酹非也　有裴迪者贅相之堂弟無文學於荆南投筆事

趙司徒爲虞總小將對客側身一酹趙公未喻朝賢間風規極怪之答七下何不幸也

二朝士以名取戲

唐張裼尚書朝望既高號爲流品與韋相保衡有分韋言於同列以其名裼裼訓袒衣也又詩云載衣之裼裼即小兒褓衣乃繃帶也方欲因事改之未幾韋相流貶竟不大拜韋嘗問立名之由裼以少孤爲無學問親表所誤也後唐姚相名洎善談吐仍多辯捷表兄弟崔沂

侍郎戲之曰洎訓肉汁胡為名洎無以酬之然洎亦訓至雖然古人以名貽誚者多矣妨事者有焉至如仙客仙童齊丘用礪希斆人過亦無取焉其複名須依義訓唯單名易諱者善矣裼公生五子㬎憲文蔚知名文蔚後登庸也

張仁龜陰責

唐張裼尚書典晉州外貯所愛營妓生一子其內子蘇氏號虜外妬忌不敢取歸乃與所善張處士為子居江

津間常致書題問其存亡資以錢帛及漸成長教其讀書有人告以非處士之子爾父在朝官高因竊其父與處士緘劄不告而遁歸京國裼公已薨至宅門僮僕無有識者但云江淮郎君兄弟皆愕然其嫡母蘇夫人塵外泣而謂諸子曰誠有此子吾知之矣我少年無端致其父子死生永隔我罪多矣家眷聚泣取入宅齒諸兄弟之列名仁龜有文性好學脩詞應進士舉及第歷侍御史因奉使江浙於候館自經而死莫知所為先是張

處士悵恨而終必有冥訴罹此禍也柱史為楊鉅侍郎愛壻也

裴相國及第後進業

唐相國裴公恒太和八年李漢侍郎下及第自以舉業未精遽此叨忝未嘗曲謝座主辭歸鄠縣別墅三年肆業不入城歲時恩地唯啟狀而已至於同年鄰於謝絕掩關勤苦文格乃變然始到京重獻恩門文章詞采典麗舉朝稱之後至大拜為時名相也夫世之干祿先資

名第既得之後鮮不替懈自非篤於文學省顧實者安能及斯裴公廟堂之期有以見進德之無斁也

侯泳忤豆盧相

唐咸通中舉子侯泳有聲采亦士流也而闕於恭慎豆盧瑑罷相守僕射乘閒詣僧院放僕乘他適而於僧宇獨坐皤然一叟也泳自外入門殊不顧揖傲岸據榻謂叟曰大參長史乎叟曰非也又問曰令録乎亦曰非也遠州刺史乎亦曰稍高又曰少卿監乎答曰更向上侯

生矍然不安處疑是丞郎忽遽而出至門見僕御肩輿旋至方知是豆盧公也歸去後自咎悚惕貢一長牋首過賴先曾有卷投獻閽者通入詠乃自陳乖踈公亦遜謝恕其不相識也留而命酒凡勸十盃乃小懲也仍云雖不奉訝然凡事更宜在意侯生仍慚灼無以自容先是豆盧家昆弟飲清酒而已侯氏盛饌而飲此日每飲一杯迴首摘席經咀之幾不濟所謂雅責也

盧沆遇宣宗私行　賈島附

唐陜州亷使盧沆在舉場甚有時稱曽於灞水逆旅遇宣宗皇帝微行意其貴人斂身迴避帝揖與相見沆乃自稱進士盧沆帝請詩卷袖之乗驢而去他日對大臣語及盧沆令主司擢第沆不自安恐僭冒之辱宰臣問沆與主上有何階縁沆乃具陳因由時亦不訝以其文章非叨忝也沆後自亷察入朝知舉遇黄冠犯闕不及終場趙崇大夫戲之曰出腹不生養主司也初盧家未嘗知舉盧相攜恥之拔為主文竟不果也　賈島遇宣

宗微行問秀才名對曰賈島帝曰久聞詩名島曰何以知之後言於宰臣與平曾相次謫授長江尉所謂不識貴人也

顧非熊再生

唐著作郎顧況字逋翁好輕侮朝士貶在江外多與僧道交游時居茅山暮年有一子即非熊前身也一旦暴亡況追悼哀切所不忍言乃吟曰老人喪愛子日暮泣成血老人年七十不作多時別非熊在冥間聞之甚悲

憶遂以情告冥官皆憫之遂商量卻令生於況家三歲能言冥間聞父苦吟卻求再生之事歷歷然長成應舉擢進士第或有朝士問即垂泣而言之王定保摭言云人傳況父子皆有所遇不知所適由此而言信有之矣

張曙起小悼

唐張禕侍郎朝望甚高有愛姬早逝悼念不已因入朝未回其猶子右補闕曙才俊風流因增大阮之悲乃製浣溪紗其詞曰枕障薰爐隔繡幃二年終日兩相思好

風明月始應知天上人間何處去舊歡新夢覺來時黄昏微雨畫簾垂置於几上大阮朝退憑几無聊忽睹此詩不覺哀慟乃曰必是阿灰所作阿灰即中諫小字也然於風教還亦不可以其叔姪年顏相似恕之可耳諺曰小舅小叔相追相逐詭戲固不免也

張裼尚書無忌諱

唐張裼尚書恃才直道外仍有至性及第後歸東都一日髩髴見其亡親謂曰去得也遂辦裝入京果登朝籍

不爽陰告也東都柏坡有莊而多高大屋宇中庭有土堆若冢人言其下時有樂聲本主鬻之不售八座不信以善價買之遽令發掘其下乃麥麵耳以之和泥塗一院牆屋不假他求是知妖由人興向使疑誤神怪則有物憑焉必為村巫酒食之資也正直之人其可欺乎

荊十三娘義俠事

進士趙中行家於温州以豪俠為事至蘇州旅止支山禪院僧房有一女商荊十三娘為亡夫設大祥齋因慕

（一作日暮）趙遂同載歸揚州趙以氣耗荆之財殊不介意其友人李正朗第（一作郎弟）三十九愛一妓為其父母奪與諸葛殷李悵恨不已時諸葛殷與呂用之幻惑高太尉恣行威福李懼禍飲泣而已偶話於荆娘荆娘亦憤惋謂李三十九郎曰此小事我能為郎報讐但請過江於潤州北固山六月六日正午時待我李依之至期荆氏以囊盛妓兼致妓之父母首歸於李後與趙進士同入浙中不知所止

李當尚書亡女魂

唐李當尚書鎮興元褒城縣有處士陳休復者號陳七子狎於博徒行止非常人莫以其妖誕械之於市井之間又有一休復無何殞於狴牢遽睹腐敗轄司申而瘞之爾後宛在褒城人莫驚異不敢尋問一旦愛女暴亡其內子追悼成疾無以救療幕客有白人莫曰陳處士真道者必有少君之術能祈之乎人莫然之因敬信延召陳生曰此小事爾於初夜帷堂設燈炬畫作一門請

夫人簾下屏氣至夜分亡者自晝門入堂中行數遭夫人愊臆失聲而哭亡魂倏而滅矣然後戒勉令其抑割入座由是益敬之

北夢瑣言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北夢瑣言卷九至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曹振鏞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庶吉士臣翟槐

謄錄監生臣葉大奇

北夢瑣言卷九

唐　孫光憲　撰

孟宏微躁妄

唐孟宏微郎中誕妄不拘宣宗朝因次對曰陛下何以不知有臣不以文字召用上怒曰卿何人斯朕耳全不知有卿翌日上謂宰臣曰此人躁妄欲求翰林學士大容易哉於是宰臣歸中書貶其官示小懲也又嘗忽猖

擠其弟落井外議喧然乃致書告親友曰懸身井半風言沸騰尺水丈波古今常事與鄭諷鄰居諷為南海從事因墻頽中郎一作郎中夾入牆界五六尺一作丈知宅者有狀請退其所侵判其狀曰海隅從事少有生還地勢尖斜打牆夾入平生操履率皆如是不遭擯棄幸矣

楊收相報楊元价

唐楊相國收貶死嶺外于時鄭愚尚書鎮南海忽一日客將報云楊相公在客次欲見鄭尚書入座驚駭以弘

農近有後命安得此來乃接延之楊相國曰某為軍容使楊元价所譖不幸遭害今已得請於上帝賜陰兵以復仇欲托尚書宴犒兼借錢十萬緡滎陽諾之唯錢辭以軍府事多許其半楊相曰非銅錢也燒時幸勿著地滎陽曰若此則固得遵副從容間長揖而滅滎陽令於北郊具酒饌素錢以祭之楊相猶子有典壽陽者見相國乘白馬臂朱弓撚彤矢有朱衣天吏控馬謂之曰上帝許我讐殺楊元价我射著其脚必死也俄而抄本有一中字

楊中尉暴染脚疾而殂蜀毛文錫司徒先德前潮一作湖牧龜範曽趨事鄭尚書熟詳其事愚於毛氏子聞之

劉山甫題天王

唐彭城劉山甫中朝士族也其先宦於嶺外侍從北歸泊船於青草湖登岸見有北方毘沙門天王因詣之見廟宇摧頽香燈不續山甫少年而有才思元隨張處權請郎君詠之乃題詩曰壞牆風雨幾經春草色盈庭一座塵自是神明無感應盛衰何得卻由人是夜夢為天

王所責自云我非天王南嶽神也主張此池一作地汝何相侮俄而驚覺而風浪斗起倒檣絶纜沈溺在即遽起悔過令撤詩牌然後已山甫自序

韋宰相功德驗陳徵附

蜀路白衛嶺多虎豹噬人有選人京兆韋亡其名唐光化中調授巴南宰常念金剛經赴任至泥溪遇一女人著緋衣挈二子偕行同登此山前路嶺頭行人相駐叫譟見此女人乃赤貍大蟲也逡巡與韋分路而去韋終

不覺蓋持經之力也　成都府廣都縣人陳微自少年常誦金剛經與胥姓馬者有隙一旦事故亡匿馬生揚言欲追捕之陳乃礪一匕首行坐相隨儻遇馬生必能剌之誓不受其執録一作僇字或一日行於村路翁薈間馬胥伏而掩之陳抽刀一揮馬生仰倒由是獲脫至前方悟手之所揮乃刀鞘及歸所匿處刀刃宛在本不偕行馬胥亦無所傷何其異也

剌血寫經僧

唐咸通中西川僧法進刺血寫經聚衆教化寺所司申報高燕公判云斷臂既是凶人刺血必非善事貝多葉上不許塵埃俗子身中豈堪腥膩宜令出境無得惑人與一繩遮出東界所司不喻繩文賜錢一千送出東郭幸而誤免後卒於荆州玉泉寺

成令公擲杯珓事

荆州成令公汭唐天復中准詔統軍救援江夏舟楫之盛近代罕聞己決行期不聽諫諍師次公安縣寺有二

金剛神土人號曰二聖亦甚有靈中令艤舟而謁之炷香䖍誠冥禱勝負以求杯珓陰陽之兆凡三十擲皆不吉乃謂所信孔目官楊師厚曰卦之不吉如之何師厚對曰令公數年造船旌旗已啟中路而退將何面目回見軍民於是不得已而進竟有破陣之敗身死家破非偶然也向使楊子察人之情幸其意怠一言而止則成氏滅亡未可知也

白蓮女惑蘇昌遠

唐中和中有士人蘇昌遠居蘇臺屬邑有小莊去官道十里吳中水鄉率多荷芰忽見一女郎素衣紅臉容質絕麗閱其明悟若神仙中人自是與之相狎以莊為幽會之所蘇生惑之既甚嘗以玉環贈之結殷勤或一日見檻前白蓮花開敷榮殊異俯而翫之見花房中有物細視之乃所贈玉環也因折之其妖遂絕鬼神無形必憑於物精氣所附非菡萏之能哉聞於劉山甫

柳鵬舉誘五絃妓

唐龍紀中有士人柳鵬舉遊杭州避雨於伍相廟見一女子抱五絃云是錢大夫家女僕鵬舉悅之遂誘而奔藏於舟中為廂吏所捕其女僕自縊而死或一日卻到柳處柳亦知其物故驚訝其來女僕具道其情因以魂偶一作謁經時而去見劉山甫閒談中

雲芳子魂事李茵

僖宗幸蜀年有進士李茵襄州人奔竄南山民家見一宮娥自云宮中侍書家雲芳子有才思與李同行詣蜀

具述宮中之事兼曾有詩書紅葉上流出御溝中即此姬也行及綿州逢内官田大夫識之乃曰書家何得在此逼令上馬與之前去李甚怏悵無可一作以奈何宮娥與李情愛至深至前驛自縊而死其魂追及李生具道憶戀之意迨數年李茵病瘠有道士言其面有邪氣雲芳子自陳人鬼殊途告辭而去聞於劉山甫

蜀靈祟

唐文德中小京官張忘其名寓蘇臺子弟少年時在丈

人陸評事院往來為一美人所悅來往多時心疑之尋病瘠遇開元觀吳道士守元曰子有不祥之氣授以一符果一㝠器婢子背書紅英字在空舍柱穴中因焚之其妖乃絶聞於劉山甫

高燕公神筆

淮海小將姓朱忘其名有女未嫁為鬼物所祟常呼韓郎往來如生人唯不見形奉外舅姑禮自云天朝神朱以異事不敢隱秘乃告府主高燕公公唯書名俾朱歸

帖於女房門上其邪來見咨嗟言别而去聞於劉山甫

魚玄機 徐月英附

唐女道魚玄機字蕙蘭甚有才思咸通中為李億補闕執箕帚後愛衰下山隷咸宜觀為女道士有怨李公詩曰易求無價寶難得有心郎又云蕙蘭銷歇歸春浦楊柳東西伴客舟自是縱懷乃娼婦也竟以殺侍婢為京兆尹温璋殺之有集行於世　江淮間有徐月英亦娼者其送人詩云惆悵人間事久違兩人同去一人歸生

憎平望亭前水忍照鴛鴦相背飛一本又有云枕前淚與階前雨隔箇窗兒滴到明亦有詩集金陵徐氏諸公子寵一營妓卒乃焚之月英送葬謂徐公曰此娘平生風流没亦帶焰時號美戲也唐末有北里誌其間即孫尚書儲數賢平康狎游之事或云孫棨舍人所撰

李氏女

唐廣明中黄巢犯闕大駕幸蜀衣冠蕩析寇盜縱横有西班李將軍女奔波隨人迤邐達興元骨肉分散無所

依托適值鳳翔奏將軍董司馬者乃晦其門閥以身托之而性甚明敏善於承奉得至於蜀尋訪親眷知在行朝始謂董生曰喪亂之中女弱不能自濟幸嘗提挈以至於此失身之事非不幸也人各有偶難爲偕老請自此辭董生驚愕遂下其山矣識者謂女子之智亦足稱也見劉山甫閒談

馮藻慕名

唐馮藻常侍肅之子涓之叔父世有科名小貂文采不

高酷愛名第已十五舉有相識道士謂曰先輩某曽入靖觀之此生無名第但有官職也亦未之信更應十舉已二十五舉矣姻親勸令罷舉且謀官職藻曰譬如一生無成更誓五舉亦無成遂三十舉方就仕歷官卿監峽牧終於騎省何浮名之引人而輕禄仕之如是也

李涪尚書改切韻

唐李涪尚書福相之子以開元禮及第亦一作不為小文好著述朝廷重其博學禮樂之事諮稟之時人號為周

禮庫蓋籍於舊典也廣明以前切韻多用吳音而清青之字不必分用涪改切韻一有其上聲全刊吳音當方進而聞於宰相僉許之無何巢寇犯闕因而寢止于今無人敢以聲韻措懷也然曾見韻銓鄙駁切韻改正吳音亦甚覈當不知八座於此又何規製也惜哉古之製字卷紙題名姓號曰名紙大中年薛保遜為舉場頭角人皆體傚方作門狀洎後仍以所懷列於啟事隨啟詣公相門號為門狀門啟雖繁於名紙各便於時也書云謹祇

候起居郎其官即是起居在前其官在後至今顛倒無人改更矣有朝廷改之亦美事也

穆李非命

唐監察李航福相之子美茂洽暢播於時流黄巢後扶侍聖善歸東都別墅與御史穆延晦同行宿於虢州公館翌日偕謁郡牧張存即王拱下部將也謂典客曰我受穆家恩命令穆侍御經過必須展分報答也典客詣館話於穆生因修狀謁謝張公大怒且曰此言得自何

人具以典謁為對乃斬謁者穆生驚怪失意歸館尋遣人就而害之李監察不喻方抱憂惶俄亦遇害將以滅口于時李公遶聖善所憩之牀無以求活竟同非命他日兄弟訴寃夢航謂骨肉間曰張存己得請於上帝不日即死果為拱所誅篠光子嘗讀李肇國史補曰李公沂曾放死囚他日道次遇之其人感恩延歸其家與妻議所酬之物妻嫌數少此人曰酬物少不如殺之李公急走遇俠士方免此禍常以為虛誕今張存翻害穆李

即史補之說信非虛誕也怪哉

王給事剛鯁

唐王祝給事名家子以剛鯁自任仍以所尚垂訓子孫嫌人柔弱（一作懦）又素有物力殖利極豐黃冠前嘗典常州京國亂離盤旋江湖甚有時望急詔徵回歸裝極厚水陸分載行至甘棠王拱帥于是邦不式王命兇暴衆聞以夕拜將來必居廊廟延奉勤至夕拜鄙其武人殊不降接拱乃於內廳盛張宴席備列珍翫簾下妓樂齊

列其內子亦映簾共拱立乃斂容向夕拜曰某雖武夫
叨忝旌鉞令日多幸獲遇軒蓋經過不棄末宗願居子
姪之列即榮幸也夕拜不允堅抗再三拱勃然作色曰
給事王程有限不敢淹留俄而罷宴處分兩轄速請王
給事離館暗授意旨並令害之一家上下悉投黃河獲
其囊三四百籠以舟行没溺聞奏朝廷多故舍而不問
夕拜有一子此際行至襄州無故投井而卒雖陝帥狂
暴亦未喻天意也葆光子曰剛有立事時有用舍以柔

濟剛不爽權變當衰亂之世須適時之宜王公儻受其致敬庸何傷哉但卻其賂即善也履尾滅族悲夫

裴楊操尚

唐楊收段文昌皆以孤進貴爲宰相率愛奢侈楊相女適裴坦長子嫁資豐厚什器多用金銀坦尚儉聞之不樂一日與國號及兒女輩到新婦院臺上用碟盛果實坦欣然視碟子内乃卧魚犀遽推倒茶臺拂袖而出乃曰破我家也他日收相果以納賂竟至不令宜哉

出腹不生養盧侍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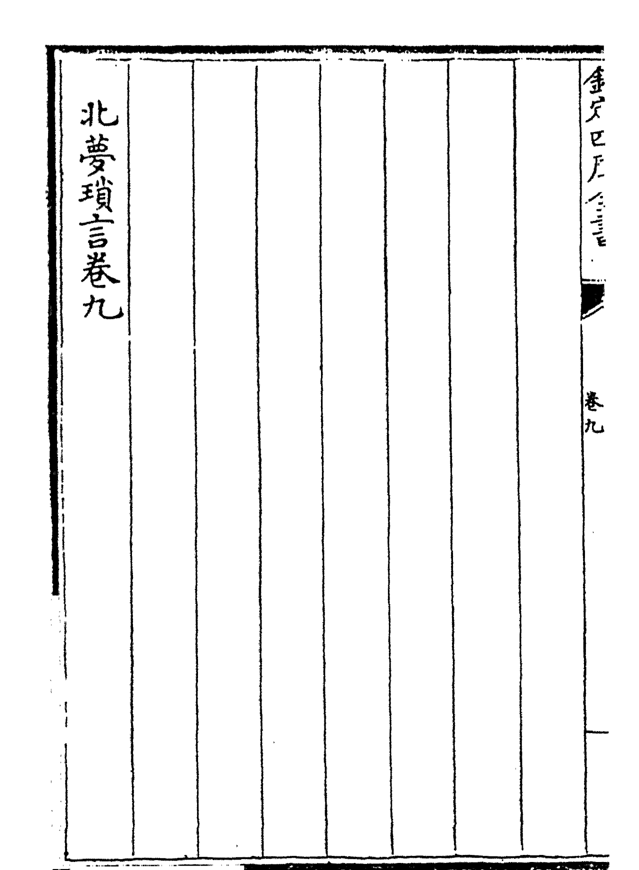
盧氏衣冠第一歷代未嘗知舉乾符中盧擕在中書歘宗人無掌文柄乃擢羣從陜虢觀察使盧渥知禮闈是歲十二月黄巢犯闕僖皇播遷舉子星散迨收復京都裴贄連知三舉渥有羨色趙崇大夫戲之曰閤下所謂出腹不生養主司也一本無養字

張興師決門僧

唐相國張濬二子一曰義師即小字也本名格為蜀相

一曰興師忘其名後號李將軍名儼與父達軍機於淮海亦遇害也格與興師昆弟俊邁而尚矯譎皆有父風興師幼年出宅門見其門僧忘其名傳相國處分七答之其僧避逅莫知何罪俄而相國召僧坐安見其詞色不懼因問之僧以郎君傳相國處分見怪未知罪名相國驚駭慚謝以兒子狂駭幸師慈悲回至堂前喚興師怒責之且曰汝見僧何罪而敢造次對曰今日雖無罪過想其向來隱惡不少是以笞之相國不覺失笑

此卷第十九條載陝虢觀察使盧渥與八卷陝州廉使盧沆事同疑沆渥自是一人孫氏偶不照而重出耳



北夢瑣言卷九

北夢瑣言卷十

唐　孫光憲　撰

狄右丞鄙著紫僧　僧鸞附

唐狄歸昌右丞愛與僧游每誦前輩詩云因過竹院逢僧話略得浮生半日閒其有服紫袈裟者乃疎之鄭谷郎中亦愛僧用比蜀茶乃曰蜀茶與僧未必皆美不欲舍之

僧鸞有逸才而不拘檢早歲稱卿御謁薛氏能

尚書於嘉州入座以其顛率難為舉子乃俾出家自於百尺大像前披剃不肯師於常僧也後入京為文章供奉賜紫柳玭大夫甚愛其才租庸張相亦曾加敬盛言其大用由是反初號鮮于鳳脩刺謁柳公公鄙之不接又謁張相張相亦拒之於是失望而為李鋌江西判官後為西班小將軍竟於黄州遇害

張翱輕傲 李堅白蔣貽恭附

唐乾寧中宿州刺史陳璠以軍旅出身擅行威斷進士

張翱恃才傲物席上調播寵妓張小泰怒而揖起付吏責其無禮狀云有張翱兮寓止淮陰來綺席兮放恣胸襟播益怒云據此分析合喫幾下翱云只此兩句合喫乎三下五下切求一笑宜費乎千金萬金金鞭響背十三長逝惜其恃才而取禍也出劉山甫閒談詞多不載

蜀綿州刺史李忘其名時號嗑咀以軍功致郡符好賓客有酒徒李堅白者麄有文筆李侯謂曰足下何以名爲堅白對曰莫要改爲士元亮君雄是權耶又有蔣

貽恭者好嘲詠頗以此痛遭檟楚竟不能改蜀中士子好著襪頭袴蔣謂之曰仁賢既裹將仕郎頭為何作散子蔣脚他皆類此蔣生雖嗜嘲咏然談笑儒雅凡遭譏刺皆輕薄之徒以此搢紳中咸惡之近聞官至令佐而卒斯亦幸矣

劉李愚甥

唐劉瞻相公有清德大名與弟阿初皆得道已入仙傳先婚李氏生一子即劉贊也相國薨後贊且孤幼性甚懵魯一作鈍教其讀書終不記憶其舅即李殷衡侍郎也

以劉氏之門一作子不可無後常加楚箠終不長進李夫人慈念不忍苦之歎其宿分也一旦不告他適無以訪尋聖善憶念淚如綆縻莫審其存亡數年方歸子母團聚且曰因入嵩山遇一白衣叟謂曰與汝開心將來必保聰明自是日誦一卷兼有文藻擢進士第梁時登朝充崇政院學士預時俊之流其渭陽李侍郎充使番禺為越王劉氏所縻為廣相而羆僕與劉贊猶子懿通熟自言家世合有一人得道矣即白衣叟其髣髴乎

李鵬遇桑道茂

唐盛唐縣令李鵬遇桑道茂曰長官只此一邑而已賢郎二人大者位極人臣次者殆於數鎮子孫百氏後如其言長男名石出將入相子孫兩世及第至今無間次即諱福敭歷七鎮終於使相凡八男三人及第至尚書給諫郡牧見有諸孫皆朱紫不墜士風何先見之妙如是

孔侍郎借油衣

唐孔拯侍郎作遺補時朝回遇雨不齎油衣乃避雨於坊叟之廡下滂注愈甚已過食時民家意其朝飢延入廳事俄有一叟烏帽紗巾而出迎候甚恭因備酒饌一一精珍乃公侯家不若也孔公慚謝之且借油衣叟曰其寒不出熱不出風不出雨不出未嘗置油衣然已令鋪上取去可以供借也孔公賞羨不覺頓忘宦情他日說於僚友為大隱之美也古之富者擬於封君洪範五福一曰富先賢以無事當貴豈斯人之徒耶復有一丞

郎馬上內逼急詰一空宅逕登溷軒斯乃大優穆刀綾空屋也優忽至丞郎慚謝之優曰侍郎他日內逼但請光訪人聞之莫不絕倒

前賢戲調

唐裴晉公度風貌不揚自譔真讚云爾身不長爾貌不揚胡為而將胡為而相幕下從事遜以美之且曰明公以內相為優公笑曰諸賢好信謙也幕僚皆悚而退李洸者渤海人昆仲皆有文章洸因旅次至江村宿於民

家見覆斗上安錫佛一軀洸詭詞以贊之民曰偶未慶贊為去僧院地遠爾洸曰何必須僧只我而已民信之明發隨分具齋餐炷香虔誠洸俯仰朗稱曰錫鐵佛子柔軟世尊斗上莊嚴為有十升功德念摩訶般若波羅密又趙璘員外為裴坦相漢南從事璘甚陋裴公戲之曰趙公本不醜孩抱時乳母憐惜往往撫弄云作醜子作醜子因此一定趙公大咍薛侍郎昭緯氣貌昏濁杜紫微唇厚温庭筠號温鍾馗一作夔不稱才名也薛侍郎

未登第前就肆買鞋鞋主曰秀士脚第幾對曰與昭緯作脚來未曾與立行第也杜德祥侍郎昆弟力困要舉息利錢濟急用召同坊富民到宅且問曰子本對是幾錢其人拂袖而出又孔昭緯拜官教坊優伶繼至各求利市石野猪獨先行到公有所賜謂曰宅中甚闕不得厚致若有諸野猪幸勿言也復有一伶繼來公索其笛喚近階指笛竅問之曰何者是浣溪紗孔籠子笛伶大笑之又道士陳子霄登華山上方偶有顛仆宇文翰郎

中致書戲之曰不知上得不得且怪玄之又玄斯皆清賢雅戲以之羣居又何傷也

京兆府鵶挽鈴

唐温璋為京兆尹勇於殺戮京邑憚之時聞挽鈴聲俾看架下不見有人凡三度挽掣乃見鵶一隻尹曰是必有人探其雛而訴寃也命吏隨鵶所在捕之其鵶盤旋引吏至城外樹間果有人探其雛尚憩樹下吏乃執之送府以禽鳥訴寃事異於常乃斃捕雛者而報之

天帝召棊客

唐僖宗朝翰林待詔滑能棊品甚高少逢敵手有一張小子年僅十四來謁覔棊請饒一路滑生棊思甚遲沉吟良久方下一子張生隨手應之都不介意仍於庭際取適候滑生更下又隨手著應之一旦黄寇犯闕僖宗幸蜀滑以待詔供職謀赴行在欲取金州路入辦裝挈家將行張生曰不必前邁某非棊客天帝命我取公著棊請指揮家事滑生驚愕妻子啜泣奄然而逝他日京

都共知也昔顔回卜商爲地下脩文郎又李長吉爲帝召撰樂府豈斯類耶所言天帝者非北極天皇大帝也按真誥又非北方玄天黑帝道君此鬼都北帝又號鬼帝世人有大功德者北帝得以辟請四明公之流是也召棊之命乃酆宮帝君乎與真誥髣髴故梗槩而言之

梁趙意醫

醫者意也古人有不因切脉隨知病源者必愈之矣唐崔魏公鉉鎮渚宮有富商船居中夜暴亡迨曉氣猶未絶

鄜房有武陵醫士一作工梁新聞之乃與診視曰此乃食毒也三兩日得非外食耶僕夫曰主公少出船亦不食於他人梁新曰尋常嗜食何物僕夫曰好食竹雞每年不下數百隻近買竹雞併將充饌梁新曰竹雞吃半夏必是半夏毒也命擣薑捩汁折齒而灌之由是方蘇崔魏公聞而異之召到衙安慰稱奬資以僕馬錢帛入京致書朝士聲名大振仕至尚醫奉御有一朝士詣之梁奉御曰何不早見示風疾己深矣請速歸處置家事委

順而已朝士聞而惶遽告退策馬而歸時有鄜州馬醫趙鄂者新到京都於通衢自榜姓名云攻醫術士此朝士下馬告之趙鄂亦言病已危與梁生所說同矣謂曰只有一法請官人剩吃消梨不限多少時咀齕不及捩汁而飲或希萬一此朝士又策馬歸以書筒質消梨馬上旋齕到家旬日唯喫消梨頓覺爽朗其恙不作卻訪趙生感謝又訪梁奉御具言得趙生教也梁公驚異且曰大國必有一人相繼者遂召趙生資以僕馬錢帛廣

為廷醫官至太僕卿

療疑病

元頑博士話唐時中表間有一婦人從夫南中効官曾誤食一蟲常疑之由是成疾頻療不愈京城醫者忘其姓名知其所患乃請主人姨妳中謹密者一人預戒之曰令以藥吐瀉但以盤盂盛之當吐之時但言有一小蝦蟆走去然切勿令娘子知之是誑語也其妳僕遵之此疾永除又說有一年少眼中常見一小鏡子醫工趙

卿診之與少年期來晨以魚膾奉候少年及期赴之延於閤子内且令從容俟客退後方得攀接俄而設臺于上施一甌芥醋更無他味卿亦未出迨日中久候一作禺不至少年飢甚且聞醋香不免輕啜之逡巡又啜之覺胸中豁然眼花不見因竭甌啜之趙卿探知方出少年以啜醋慚謝卿曰郎君啜鱠太多非醬醋不快又有魚鱗在胸中所以眼花適來所備醬醋只欲郎君因飢以啜之果愈此疾烹鮮一作鱗之會乃權誑也請退謀餐他

妙多斯類也非庸醫所及也凡欲以倉扁之術求食者得不勉之哉

非意致禍

唐時杜彦林爲朝官一日馬驚蹶倒踏鐙既深抽脚不出爲馬拖行一步一踏以至于卒古人云乘船走馬去死一分是知跨御常宜介意也杜相審權弟延美亦登朝序乘馬入門爲門楣所軋項頸低曲伸脰前引肩高於頂乃一生之疾也荆州文獻王好馬不惜千金没世

不遇周先帝命内臣李廷玉賜馬與南平王且問所好何馬乃曰良馬千萬無一若駿者即可得而選茍要坐下坦一作且穩免勞控制唯騸庶幾也既免蹄齧不假銜枚兩軍列陣萬騎如一茍未經騸亂氣狡憤介冑在身與馬爭力磬控不暇安能左旋右抽舍轡揮兵乎自是江南蜀馬往往學騸甚便乗跨是知蹀躞者誇於目馴柔者便於身此一作比君子之難逢假翦剔者抑其次也哉

崔樞食龍子

唐崔樞爲小朝官家人於井中汲得一魚樞本好鮮食意是厨人治魚誤落井中乃令烹而啖之忽夢爲冥官領過讀判云人間小臣輒食龍子所有官爵並削除後一年卒樞甚有聲不躋顯位誤有所食豈命也夫

薛準隂誅

唐薛準官至員外郎喪亂後不養繼母盤桓江淮間道門寄榻游江南至吉州閤阜觀遇脩黄籙齋道士升壇

行法事準亦就列忽失聲痛叫云中箭速請筆硯口占一詩曰蓋國深恩不易讐又離繼母出他州誰知天怒無因息積惡終身乞命休頃便卒天復辛酉年事斯人也必有隱慝而致陰誅古者史籍皆以至孝繼母聞於列傳蓋以常人難行而已能行即親母可知也豈可以繼母而同行路哉薛死倉卒可用垂戒也

崔雍食子肉　李侶蘇循附

唐咸通中龎勛反於徐州時崔雍典和州為勛所陷執

到彭門雍善談笑遜詞以從之冀紓其禍勛亦見待甚厚其子少俊飲博擊拂自得親近更無阻猜雍以失節於賊以門戶為憂謂其子曰汝善狎之或得方便能傳刃乎人皆有死但得其所吾復何恨其子承命密懷利刃忽色變身戰勛疑訝因搜懷袖得匕首焉乃令烹之翌日召雍赴飲一作飯既徹問雍曰肉美乎對曰以味珍且飽勛曰此即賢郎肉也亦命殺之後黃巢入廣州執節度使李佋隨軍至荊州令佋草表述其所懷佋曰某

骨肉滿朝世受國恩脕即可斷表終不為尋於江津害之唐宋蘇循尚書諂一作諂媚苟且梁太祖鄙之他日至并門謁晉王時張承業方以匡復為意而循忽獻晉王畫勑筆一對承業愈鄙薄之與夫雍佋為人視蘇循誠遠矣

王迪車輾事

王迪舍人早負才業未卜騫翔一日謁宰相杜太尉於宅門十字通衢街路稍狹有二牛車東西交至迪馬夾

在其間馬驚仆而臥為車轍輾靴鼻踰寸而不傷脚指三日後入拜翰林雖幸而免亦神助也

杜孺休種青蓮花

唐韓文公愈之甥有種花之異聞於小說杜給事孺休典湖州有染户家池生青蓮花刺史致書問染工曰我家有三世治靛瓮常以蓮子浸於瓮底俟經歲年然後種之若以所種青蓮子為種即為紅矣蓋還本質又何足怪乃以所浸蓮子寄奉之道士田匡圖親看此花為

愚話之愚見令人一作以雞糞和土培芍藥花叢其淡紅者悉成深紅染之所言益信矣哉蜀王先主將晏駕其年峨嵋山娑羅花悉開白花又荆州之獻王未薨前數年溝港城隍悉開白蓮花一則染以氣類一則表於凶兆斯又何哉

嚴軍容猫犬怪

唐左軍容使嚴遵美於閹官中仁人也自言北司馬一作為供奉官袴衫給事無秉簡入侍之儀又云樞密使廨

署三間屋書櫃而已亦無視事廳堂狀後貼黃指揮公事乃是楊復恭奪宰相權也自是常思退休一旦發狂手足舞蹈家人咸訝傍有一猫一犬猫謂犬曰軍容改常也顛發也犬曰莫管他從他俄而舞定自驚自笑且異猫犬之言遇昭宗播遷鳳翔乃求致仕梁川一作蜀州軍收降興元因徙於劒南依王先主優待甚異於青城山下卜別墅以居之年過八十而終其忠正謙約與西門季元為季孟也于時誅宦官唯西川不奉詔由是脫

禍家有北司治亂記八卷備載閹宦忠佞好惡嘗聞此傳偶未得見即巷伯之流未必俱邪良由南班輕忌太過以致參商蓋邦國之不幸也先是路巖相自成都移鎮渚宮所乘馬忽作人語且曰蘆荻花此花開後路無家不久及禍然畜類之語豈有物憑之乎石言於晉殆斯比也

竇家酒炙地

唐崇賢竇公家罕有名第璟僕射先人不善治生事力

甚困京城内有隙地一段與大閹相鄰閹貴欲之然其地止值五六百千而已竇公欣然以此地奉之殊不言地價乃曰將軍所便不敢奉違昇有故欲往江淮上希三兩處護戎緘題其閹喜而致書凡獲三千緡由是幸濟東市有隙地一片窪下淳汙乃以廉值市之俾嫔嫗將煎餅盤就彼誘兒童若拋磚瓦中一紙標得一箇餅兒童奔走拋磚瓦博煎餅不久十分填其六七乃以好土填之起一店停波斯日獲一緡他皆倣此由是致富

延客朝士時皆謂之輕薄號為酒炙地亦能為人求名第酒食聚人亦希利之一端也竇回竇雍無文藝而取名蓋飲啗之力也得於元中凡數賢御史臺記說裴明禮買宅事與竇氏同疑竇效裴之為也

李昌符詠婢僕

唐咸通中前進士李昌符有詩名久不登第常歲卷軸怠於裝脩因出一奇乃作婢僕詩五十首於公卿間行之有詩云春娘愛上酒家樓不怕歸遲總不留推道那

家娘子臥且留教住待梳頭又云不論秋菊與春花個個能噇空肚茶無事莫教頻入庫一名閒物要些些諸篇皆中婢僕之諱浹旬京城盛傳其詩篇為姉嫗輩怪罵騰沸盡要摑其面是年登第與夫桃杖虎靴事雖不同用奇即無異也

鍾大夫知命丹效

唐廣南節度使下元隨軍將鍾大夫忘其名晚年流落旅寓於一作陵州多止佛寺有仁壽縣主簿歐陽術愍其

衰老常延待之三伏間患腹疾臥於歐陽之家踰月不食歐主簿慮其旦夕溘然欲陳牒州衙希取鍾公一狀以明行止鍾公曰病即病矣死即未也既此奉煩何妨申報於是聞於官中爾後疾愈孫光子時為郡倅鍾公惠然來訪因問所告之由乃曰曾在湘潭遇干戈不進與同行商人數輩就嶽麓寺設齋寺僧有新合知命丹者且云服此藥後要退即飲海藻湯或大期將至即肋下微痛此丹自下便須指揮家事以俟終焉遂各奉一

緡吞一丸他日入蜀至樂温縣遇同服丹者商人寄寓樂温得與話舊且說所服之藥大效撫何此公來報肋下痛不日其藥果下急區分家事後凡二十日卒其方神其藥用海藻湯下之香水沐浴卻吞之昨來所苦藥且未下所以知未死兼出藥相示然鍾公面色紅潤强飲啗似得藥力也他日不知其所終以其知命有驗故記之成都覺性院有僧合此藥貴之人多服也

北夢瑣言卷十

北夢瑣言卷十一

唐 孫光憲 撰

張直方譽裴休

唐金吾大將軍張直方西班倜儻勲臣也好接賔客歌妓絲竹甲於他族與裴相國休相對相國始麻衣就試執金慕其風采因裴造謁執金欵待異禮他日朝中盛稱裴秀才文藝朝賢訝之相國恐涉雜交不遑安處自是不敢更

歷其門執金䫌名不住或曰裴秀才方謀進取慮致物譽非是偃蹇一日又名傳語曰若不妨及即更奉薦裴益悚惕

薛侍郎紙裹鵶子

唐薛昭緯侍郎恃才與地鄰於傲物常以宰輔自許切於大拜于時梁太祖已兼四鎮兵力漸大有問鼎之心速於傳禪薛公銜命梁國一作圉梁祖令客將約回乃謂謁者曰大君有命無容却回速轡前邁既至夷門梁祖不獲已須出迎接見薛公摽韻詞辯方始改觀自是宴

接莫不欵曲一日梁祖詰及鷹鷂薛公秖對盛言鷙鳥之俊梁祖欣然謂其亦曾放弄歸館後傳語送鷂子一頭薛生致書感謝仍對來人戒僮僕曰令公所賜真（一作直）須愛惜果（一作可）以紙裹安韝袋中來人失笑聞於使衙

進士團所由倒罰崔狀元

唐進士崔昭矩為狀元有進士團所由動靜舉罰一日所由疎失狀元笞之逡巡所由謝伏（一作杖）于階前對諸

進士曰崔十五郎不合於同年前面瞋決所由請罰若干博陵無言以對

程賀為崔亞持服

唐崔亞郎中典眉州程賀以鄉役差充廳子其弟在州曾為小書吏崔公見賀風味有似儒生因詰之曰爾公讀書乎賀降階對曰薄涉藝文崔公指一物俾其賦詠雅有意思處分令歸選日裝寫所業執贄甚稱獎之必稱進士依崔之門更無他岐凡二十五舉及第每入京

館於博陵之第常感提拔之恩亞卒之日賀為崔公縗服三年人皆美之

高太尉駢請留蠻宰相事

唐南蠻侵軼西川苦無亭障自咸通已後劍南苦之牛叢尚書作鎮為蠻寇憑陵無以抗拒高公自東平移鎮成都蠻酋摶蜀城掌武先選驍鋭救急人背神符一道蠻覘知之望風而遁爾後僖宗幸蜀深疑作梗乃許降公主蠻王以連姻大國喜幸逾常因命宰相趙隆眉楊

奇鯤段義宗來朝行在且迎公主高太尉自淮海飛章云南蠻心膂唯此數人請止而鴆之迄僖宗還京南方無虞用高公之策也楊奇鯤輩皆有詞藻途中詩云風裏浪花吹又白雨中嵐色洗還青江鷗聚處窻前見林狖啼時枕上聽此際自然無限趣王程不敢暫留停甚清美也

夏侯相以術而殂

唐相國夏侯公孜富貴後得彭素之術甚有所益出鎮

蒲中悅一娼妓不能承奉以致尾閭之泄因而致卒有夏侯長官者本汳初僧也曾依相國門庭亂離後挈家寄於鳳州山谷尋亦物故惟寡妻幼子而已夏嫗獻此術於節使滿存相公大獲濡濟其子名籍學吟詩入西川依託勲臣為幕下從事時人號為夏侯驢子乃世濟其鄙猥也僕聞之於强山人甚詳亦嘗與籍相識籍子堦羅嶠與僕相知亦多蓄姬妾疑其染夏氏之風然夏侯長官者得非相國之師乎

張金吾威勢取術

唐金吾大將軍張直方一旦開筵命朝士看乾水銀點制不謬衆皆歎羨以謂清河曾遇至人良久張公大笑曰已非所能有自來矣頃任桂府團練使逢一道士藴此利術就而求之終不可得乃令健卒縛於山中以死脅之道士驚怕但言藥即多獻術則不傳唯死而已由是得藥縱其他適今日奉呈唯成丹也非已能也

蔡畋虛誕 何法成附

唐高駢鎮成都甚好方術有處士蔡畋者以黄白干之取凡一片研丹一粒半塗入火燒成半截紫磨金乃竒事也蔡生自貿人皆敬之以為地仙燕公求之不得久而乖露乃是得藥於人眩惑賣弄為元戎𠫵殺之王先主時有何法成者小人也以賣符藥為業其妻微有容色居在北禪院側左院有毛毛衲者因與法成相識出入其家令賣藥銀就其家飲啗而已法成以其内子餌之而求其法此僧秘惜遷延未傳乃令其妻治容而接之

法成自外還家掩縛欲報巡吏此僧驚懼因謬授其法并成樂數兩釋縛而竄法成聞（一作得）此術以致發狂大言於人誇解利術未久聞於蜀後主名入苑中與補軍職然不盡僧法他日藥盡遽屬更變伶俜而已偶免謬妄之誅也彭谿光者與何生切鄰兼得其事為余話之

申屠別駕術禍

高駢鎮維揚有申屠別駕懷至術為呂用之譖毀一旦作竄燕公命吏齎長限牒所在尋捕至襄州禪院中遇

之擒得申生寄襄獄縶維申生告獄吏要見督郵韋公
吏以告之韋遽面見屏人曰某身上有化金藥欲獻元
戎劉公巨容可乎韋審之遂非時入謁因得道達黠輒
瓦半葉以呈之劉公歎訝乃虛以判獄而匿之僖皇在
蜀降天使至峴山即田令孜弟也劉公秉醉將藥金誇
衒於中使中使廻聞於田中尉洎劉司空朝覲行在與
申生偕往藏隱此人不令他適田軍容銜之於導江莊
加害劉申皆不幸也有一子號申司馬居朗州尚存黠

求藥在身荆南節判司空董太監得申生四粒藥點四
求奉一百千以慰好奇之心也王蜀時有一士著綠布衫常在街衢仍棲逆旅巡使蕭懷武欲求其術堅確不與遂於馬院打殺之蓋不能慎持所致也

宗小子樂妖

唐世長安有宗小子者解黄白術唯在平康狎游與西川節度使陳敬瑄微時游處因色失歡他日陳公遭遇出鎮成都京國亂離僖皇幸蜀宗生避地亦到錦江然畏頗川知之遂旅遊資中郡銷聲斂跡惟恐人知寓廳

真觀修一爐大丹未竟宗生解六壬每旦運式看一日吉凶無何失聲便謀他適走至内江縣潁川差人吏就所在害之所修藥道士收得傳致數家皆不利人莫知何也

李璧尚書戮律僧

唐李璧尚書出鎮東川有律僧一作師忘其名臨壇度人四方受具者奔走師仰檀施雲集由是鞅掌嗜慾之心熾焉一旦發露前後女童為尼者呈身之物殆一百四

十五人八座戮之蓧光子嘗見同僚王行軍說幽州有壇長近八十歲即都校之元昆也每歸俗家以其衰老令小青扶侍因而及亂遂要反初以青為偶乃謂偶曰平生不謂有此歡暢悔知之晚也軍府怪而笑之僕有門徒僧不欲斥其名經論甚博未有垂露他日預臨壇之列尼輩參請號曰依止自是醜聲盈耳亦不以為耻嗚呼如來制戒為入道之門苟非其人反為聚淫藪數信乎道不虛行也一本作律乎律乎道不虛行

崔元亮降雲鶴 趙瞿仙何景沖梁威儀附

唐崔元亮曾典眉州每公退具簡履以朝太上焚脩精至不舍晝夜嘗於州衙開黃籙道場為民祈水旱疾疫而已散齋之晨必降祥雲鸞鶴州民咸覩亮典湖州脩齋亦降仙鶴太白為贊至今眉州每歲設黃籙齋凡執一作職事軍校及茶酒厮役祗承皆知齋法次第道士羅昭然壽一百一十三歲預崔牧之齋席跨驢出街墜驢而脚在鐙内因拖曳而死也 又王蜀時玉局觀道士趙瞿仙上官道士

忘其名住青城山脩齋入壇行法事其廝僕卧而驚魇

問師何在人問之乃曰適見四人著緋自天而下曳二

道士於壇前鞭背二十問者止之令勿言比趙駕仙與

上官道士相次患發背而斃　又有何景沖作道門威

儀好食蒜上壇行法事時有蒜氣後於青城脩齋度江

船覆溺死斯蓋罔道不恭為天罰也　成中令鎮荆南

請道士梁威儀行法事俯伏奏章頓首存想因之不起

乃醉睡也成公斥之毀廢道場斯亦何趙之流也大約

荆湘僧道赴齋皆恣洪飲俚人不以為非欲求降鑒安可得也

闗三郎入闗

唐咸通亂離後坊巷訛言闗三郎鬼兵入城家家恐悚懼其患者令人寒熱戰慄亦無大苦弘農楊玭挈家自駱谷路入洋源行及秦嶺回望京師乃曰此處應免闗三郎相隨也語未終一時股慄斯又何哉夫喪亂之間陰厲旁作心既疑矣邪亦隨之闗妖之説正謂是也愚

幼年曾省故里傳有一夷迷鬼魘人閭巷夜聚以避之凡有窓隙悉皆塗塞其鬼忽來即撲人驚魘須臾而止

希慕求進

唐自大中後進士尤盛封定卿丁茂珪場中頭角舉子與其交者必先登第而二公各二十舉方成名何進退之相懸也先是李都崔雍孫瑝鄭嵎四君子蒙其盼睞者皆因進昇故曰欲得命通問瑝嵎都雍蓧光子曰士無華腴寒素雖瓌意琦行輿學雄文苟不資發揚無以

貽播是則希顏慕藺馳騁利名者不能免也

垂血淚

唐進士殷保晦妻封夫人皆中朝士族也殷公歷臺省始舉進士時文卷皆内子為之動合規式中外皆知良人倜儻疎放善與人交未嘗以文章為意黄寇犯闕夫妻遭難初封夫人就刃殷公失聲雙血被面其從母為尼親見其禍泣言於姻親愚於殷之中表聞之方信古人云淚盡繼之以血哀痛之極也

心疾不妨文章 李氏子附

唐世劉崇望弟兄五人内四人皆登進士第仕至將相丞郎其元昆崇龜不及第官至省郎生五男每院各與一人為後崇龜留一男少有才思一旦心疾唯染翰章制誥褒貶朝中卿相咸摭其實骨肉間惧聞于外旋取燼之宛為掌誥之美竟廢于時鄙夫蜀鄉與前簡刺李詠使君有分隴右有一子年十四掌握管草詞指揮天曹地府陰隙之事落翰如飛家君憂懼亦苦戒之此子

乃曰但為我父勿預我事他日墜井而死心為靈臺既

嬰風恙而才思倫序斯又何哉

北夢瑣言卷十一